

在连块像样的平地都没有的小山村,发展“林下经济”建设产业基地,带领大家奔小康

归乡13年,碗厂沟村支书给村民“造金碗”

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——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

新华社记者孙波、沈虹冰、陈晨

卢大刚 2005年回到养育他的陕西省镇巴县长岭镇碗厂沟村时,内心迷茫而消沉。虽然带着打工攒下的近60万元积蓄,但身上的伤痕,了无生气的山村,让他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和前景。

时年34岁的他最初的想法,是用积蓄盖幢房子留给儿子,之后过过养伤的平静生活。

卢大刚是当时数万外出打工“讨生活”的镇巴人中的一员,他南下广东的企业,北上山西的铁矿。他说,那一点积蓄,是摸爬滚打、省吃俭用抠出来的,他并不是什么创业“能人”,那时也没有入党,更没有为集体工作的经历。

这个位于秦巴山区腹地,曾经属于川陕革命老区的小山村古时候有口磁窑,给周边的县乡做瓷碗,村子也因此得名。这里远离公路,更没有高速公路,离县城有近20公里的山路,除了大山和几亩薄地,他似乎看不到出路。

那年夏天的一场“偶遇”,彻底改变了卢大刚的生活。一个下午,他在从镇里步行回村的山路中,遇到了当时包片帮扶碗厂沟村的镇党委副书记简立。

“你还年轻啊,回来不想干一番事业吗?”简立的一句话触动了卢大刚。

“想啊!但我不知道怎么办……”

“你有外出务工的经历,现在碗厂沟村委会正在改造,何不试一试呢?”

卢大刚顺利当选为村委会主任。“586人投票,我得了400多票,高票当选。说明当时大家都希望从新人那里找找希望。”

当选后,这个“芝麻官”全身心投入了工作。他连续到杨凌示范区、汉中和县城调研学习,考虑怎么带动村民创业。

“村里连块像样的平地都没有,这咋办呢?这比在外打工的压力大多了,关键是没有思路。”在乡镇帮助下,他开始从“林下经济”着手,理顺了一个短中长期结合的工作思路。短,就是继续鼓励村民外出打工,在家里的村民发展天麻和菊花种植;中,就是发展当地的特产紫皮核桃;长,就是利用山林风光琢磨旅游观光产业。

忙起来了,卢大刚的内心充实了许多。这份有压力的工作尽管责任大,但卢大刚充满信心。2006年,在乡镇干部的鼓励下,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

“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入党申请书里写下‘鞠躬尽瘁’几个字,和入党誓词里‘对党忠诚,积极工作……’的誓言。”卢大刚说。

2008年,卢大刚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。

“带领村民致富是我人生最大的心愿!全村398户、1314人,贫困户有120户307人,都在看着村干部要吃饭啊……我就想啊,怎么给村民造一只只能端得住的金饭碗。”

在家人的支持下,卢大刚向亲戚借了60多万元、贷款25万元,加上60万元积蓄,全部投进了新项目。270户村

民也加入了种植基地建设。他带领村里30多名党员,每户党员帮扶3到5户贫困户。2018年,村里贫困户只剩51户。

“创业还在建设期,压力大得很呢,睡不着觉!但是我跟村民说,2019年整体脱贫,2020年带领大家奔小康没问题。”

卢大刚的底气来自他已经实施了4年的“宏伟计划”:用6年时间建设万亩产业基地,目前已经建成了6000亩,投产3000亩。在县里和乡镇支持下,修通了种植产业园区的16公里水泥路,家家户户都通了干净的自来水,过去住在山路上不通路的269名村民全部搬迁到了新的移民安置点……

为了让村民“搬得出、稳得住、有产业、能致富”,卢大刚开始没日没夜地干,他开坏了两辆汽车,动员党员回乡创业,发展了6名新的年轻党员……这个小山村的面貌变了,“公司+合作社+农户+贫困户”的经营模式、“基地+园区”的生产模式、村民“流转费+务工费+分红”的收益模式开始成型。村里通上了互联网,开始了电商服务站,村民买了20多辆小车和30多辆农用车,300多人次在基地和园区打工“上班”。

2018年,县财政担保的650万元国开行贷款投入了园区。“目前基地投产了,能产生1400多万元的毛收入。来年高速公路会通到村边上,我们的万亩核桃产业采摘观光园会给村民一个交代。”

“我现在一身的劲头,还想大干10年!”47岁的卢大刚指着覆盖着冬雪的大山说,这13年,特别是入党后,自己像换了个人。

新华社西安1月16日电

从几乎没有村集体收入、环境脏乱差 到全国“美丽宜居村庄示范村”

百年老村十年大变样 绘就一幅田园山居图



▲广东清远英德市九龙镇活石水村的乡村民宿(2018年11月14日无人机拍摄)。

新华社记者邓华摄

“环境好了,村子富了,生活在村里心情也好了,外出打工的也愿意回家了。”村民罗水金说。

“华丽转身”的背后,首先是土地经营改革为农村发展腾出了空间。2006年,村民自发决定对各家土地进行置换调整,将零碎的山地整合起来,连片发展砂糖橘种植。

活石水村村民小组组长罗水波说,以前的村民“一天要耕好几块地,天黑也走不完一遍”。为解决这一问题,经过全体村民大会集体商议,最终确定将全部土地重新整合,将村民认领种植剩余的土地出租。同时对违建、破旧房屋进行整治,为集体建设用地腾出了空间。

有了空间还要解决的钱的问题。从2011年开始,每个村民每年筹资100元用于村的建设,加上土地租金和企业家的捐助,一年能凑10万元,作为环境整治、基础设施的经费。

因资金有限,村民就自己动手。施工选在农闲时候,每户出一个人,不在家的就出钱请别人帮工。美丽乡村建设政策和资金的支持让活石水村彻底变了样。2013年,清远市对新农村建设实行“以奖代补”,活石水村连续获得财政资金补助。2016年获评“生态村”后,获得500万元奖励。罗水波说,“后期建设发展缺钱的大问题迎刃而解。”

活石水村也是近年来广东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。2014年以来,广东推进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工程。2016年,广东又出台加快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,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。2017年,广东出台新一轮省级新农村连片示范建设政策,将财政补贴提高到每个示范片1亿元,还对全省2277个相对贫困村每村给予1500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。

广东美丽乡村建设正在不断加速。2016年清远有919个村申报创建美丽乡村,是前三年总和的3.3倍。2017年成功创建美丽乡村1165个。美丽乡村正在由点成片。

山东设立乡村振兴重大项目库 五年综合授信计划三千亿元

外,该行信贷计划将优先保证乡村振兴项目需求,全力服务山东乡村振兴。

安徽黄山:

政府付费、PPP模式运行 破解农村垃圾治理难题

新华社合肥1月15日电(记者汪奥娜)“原来垃圾往河里倒、往偏僻小路上倒,现在每家每户都配好垃圾桶,垃圾丢在门口的桶里,会有环卫工人过来收的。”安徽黄山市歙县森村乡渔岸村村民徐小凤说。

森村乡位于歙县东南部,32个自然村共4062户居民,平均日产生垃圾量5吨左右。“原来治理垃圾花费大量人力和财力,但是效果并不好。”森村乡党委书记吴开秋告诉记者,直到去年,还都是由聘请的保洁员拿着铁锹与扫把,骑着三轮车在村里收集垃圾,再送到乡里的垃圾焚烧处理站。“简易的焚烧炉没法达到无害化处理的要求,污染多,不少老百姓有意见。”

垃圾处理的经费也是令乡镇头疼的一大难题。吴开秋说,县财政每年给乡补贴垃圾保洁经费50余万元,但不够维持基本运营,乡财政每年还要再掏约30万元,用于垃圾转运处理及河道清淤等。

为更加有效地处理农村垃圾,黄山市在安徽省率先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公共服务的PPP模式,用于全市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。2018年6月,黄山市政府指定市城投公司作为政府出资代表,牵头中标企业成立了PPP项目公司——黄山市中环洁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,专门负责黄山市“三区四县”建成区以外的村庄及道路的清扫保洁、垃圾收集、压缩、转运等。项目覆盖人口共计约116万人,占全市人口的79%,覆盖地域面积约9188平方公里,占全市面积的95%。

“采用PPP模式将农村垃圾治理交由专业保洁公司,政府则按效果付费,管理模式简单了,权责关系也理顺了。”黄山市财政局局长汪德宝表示,目前,区县为PPP项目的实施和付费主体。区县政府与项目公司签订政府购买协议并支付项目费用,市级补助资金经测算后发放到区县。

去年10月1日,森村乡与中环洁城市环境管理有限公司完成了保洁交接工作,森村乡的垃圾最终被送到市焚烧发电厂,变废为宝。

记者看到,统一着装的保洁员们开着电动的单筒车或侧挂桶车有序地上路作业。在森村乡已经干了5年保洁工作的徐建军说:“工资从600元涨到了1200元。经过统一培训之后,现在开着的是不滴水、没臭味的车,每天在规定的路线上跑两趟,把各家门口的垃圾桶倒干净,干劲比之前大多了。”

自今年元月起,黄山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PPP项目在全市正式接管运营,全市所有农村生活垃圾经压缩转运至市焚烧发电厂,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%。